

清风正气歌

将帅让衔 高风亮节

■张晓辉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军之大事，命在于将。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一批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被授予将帅军衔。比将星更闪亮的，是这次大授衔中许多将帅主动让衔的高风亮节。

主持让衔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按条件可评元帅，但他心中不安，思虑再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我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对革命的贡献也很小，给我授元帅衔当之有愧，我恳请不要给我元帅军衔……

正在外地组织筹备演习的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在报告中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军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

主动让衔的还有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招待会时听说自己要被授大将军衔，连夜给毛泽东和军委写报告，“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军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具体负责评授军衔工作的徐立清让衔的故事也被传为美谈。作为实行军衔、

薪金制度的前期工作，在评定职务级别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任兵团政委的徐立清，就请求将自己低定为副兵团级，组织没有同意。评衔开始后，从大局出发，考虑应正确估价自己以砥砺斗志，也考虑各方面的平衡和方便开展工作，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按正兵团级可评的上将降为中将。罗荣桓、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先后多次做他的工作，他仍坚持让衔。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他表示：“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听说后找他谈话，也被他说服了。徐立清反复申明心迹，最终得偿所愿，他的中将军衔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

此外，主动提出让衔的还有徐向前、徐海东、孙毅、孔庆德等同志。他们面对高位自觉不安，自视贡献微不足道，谦让的是高衔，立起的是高标，彰显的是高风。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涌现出诸多谦逊自持、功成不居的典范人物。史载，孔子七世祖、春秋时宋国大夫子鱼，历事戴、武、宣三公，始终恭谨节俭。为惕厉自省、诫示子孙，他铸鼎以铭：“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鲧予是，纣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

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东汉开国名将、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谦退不伐，与诸将相遇，常引车避道。战事间隙，诸将每每并坐论功，他都避而不往，独居于大树之下。时人重其品行，皆呼其为“大树将军”。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佳话，交相辉映。“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泽东这样赞扬许光达。毛泽东还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周恩来称赞徐立清：“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镜子，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

金钱、地位和荣誉面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1955年授衔，已经整整过去70年了。历史的尘烟，掩不住人格的光芒。当年开国将帅们面对党和人民的褒奖、组织的认可，居功不傲、主动让衔，彰显了许党许国的大忠、公而忘私的至诚，至今依然犹如明镜，映照出共产党人应有的党性、胸襟和操守。

今天，重温这段感人历史，品味先辈的高风亮节，我们每个人都应揽镜自照、时时自省，始终胸怀国家之大者、军之大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踔厉奋发，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沙枣花香

■苏俊

不停地演算。护士看到后，几次想制止他。妻子也生气地说：“你都这样了，还想着工作。”他总是抬头一笑，轻描淡写地说：“这不是挺好的嘛，打针工作两不误。”

2018年6月，杨选春病情再度恶化。入院后，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但他心里依然挂念着工作。家人和医生劝他多休息，他却坚定地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能休息。”每次单位领导和战友们前去探望他，他关心最多的是任务进展。这年9月，沙枣即将成熟的时节，杨选春走完了55岁的人生旅程。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捐献眼角膜，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在戈壁滩。

在许多人眼中，大西北的戈壁深处，只有无尽的寂寞与荒凉。然而在飞行员李浩的眼中，这片广袤的土地却有着人口密集地区难以企及的净空条件，是放飞理想的绝佳天地。

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历经4次转隶，每一次的去向都愈发偏远，环境也愈发艰苦。48岁那年，这已然是“高龄”的战斗机飞行员，在驾驶过6种不同机型之后，毅然奔赴更加偏远的大漠戈壁深处。他告别了熟悉的驾驶舱，坐进了地面方舱，成为一名空军无人机飞行员。

杨选春、李浩是众多坚守在大漠深处的官兵的缩影。他们用坚韧和顽强的精神品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与奉献故事。

196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赵照，怀揣着对国防事业的炽热情感，踏入这片戈壁滩，将一生的心血倾注在无人靶机事业中。2019年盛夏，他指着一张30年前某型靶机首飞成功后的团队合影说：“当年我们画的图纸能铺满10公里的公路。现在轮到你们了，科研的脚步永远不能停，打仗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搞什么！”话语中既有对过去的自豪，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在靶场还有这样一群人，被称为“望天族”。她们是靶场飞行员的家属。当战鹰掠过云层，每一道航迹背

后，都有一双深情凝望的眼睛在默默丈量着天空。她们身处小家，直到听见爱人归家的钥匙转动声音，那颗悬着的心才能落地。她们用自己的默默陪伴，与爱人一起追梦云端。她们守护着“小家”，却也心系着“大家”。

在这片风沙漫卷的戈壁大漠，沙枣花在一片苍茫中，如同一抹绚烂的希望之光，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力量。沙枣花仿佛在宣告：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绽放出最美的姿态。

靶场建设初期，水资源匮乏。为了在这片不毛之地扎根生存，靶场建设者在距离机关驻地十几公里的戈壁深处，修建了一座水库。那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从刚踏入军营、满腔热血的年轻战士，到科研领域深耕的科学家，再到两鬓斑白的将军，纷纷投身其中。他们刚从厂房阵地走出，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戈壁劳动现场。他们用乐观昂扬的精神迎接各种挑战。风沙无情地扑打着他们的脸庞，号子声与夯土声交织成一曲雄浑的乐章，回荡在这片荒漠之上。

如今的靶场早已旧貌换新颜。曾经荒芜的场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一片郁郁葱葱。大片的小麦、玉米、胡麻在阳光下茁壮成长，辣椒、西红柿、小油菜、菠菜、萝卜等蔬菜也长势喜人。那曾经承载着无数希望的水库，水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见证着靶场人乐观向上、战天斗地的豪情，更见证着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创造的奇迹。

离开靶场前的那晚，月光洒在湖水上，映出粼粼波光。营区四周的沙枣树，在夜色中宛如守护的卫士，静静地仁立着。微风拂过，沙枣花的香气随风飘来，仿佛是从这片大漠深处传来的低语，温柔地拂过心田。

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靶场的官兵就像这沙枣花一样，质朴无华，默默无闻却又芬芳四溢。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坚韧、奉献和乐观精神，如同沙枣花的香气，弥漫在这片大漠，直抵心灵深处。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那是近午时分，天气依然寒冷，她穿着臃肿的藏袍，头发又密又卷，整齐地扎着两排发辫。和我刚才见到的那些老人不一样，她的手里没有拿转经筒，而是举着一面小小的红旗。她停下来，冲我笑了笑。我也立即停下步子，向她点了点头。她似乎对我身上的军装很有兴趣，盯了好一会儿，才向巡诊服务点走去。

这是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阿里高原巡诊时遇到的一幕。当时的巡诊服务点设在日土县日松乡的日土宗遗址。我是在下山取水的小路上遇到这位老人的，一直记忆深刻。

—

我最近一次到阿里，是去年冬天。

那天采访结束，我才知道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就在附近。我到达纪念馆门口，刚举起相机，就被镜头里的一位老阿妈吸引住了。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仔细辨别后还是确认，她是几年前我在日土宗遇到的那个手拿红旗的老阿妈。

我在她面前驻足。片刻后，她注意到我的存在，说道：“你好。”她懂得汉语。

“我们在日土宗见过，你还记得吗？”

“日土宗？那是我的家。但你说我们见过，我没印象。”

“大概七八年前，有一支解放军医疗队，给日土宗的老人们看病。”

“解放军医疗队？”她迟疑了一下说：“哦，那些人……”

“哪些人？”

她看着我，指了指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的大门说：“你们，就是他们。”

“对，我们都一样。但他们是很早的人了。”我试图用她能明白的表达说着。

“我认得他们，他们也认得我。”她继续摇着转经筒。

“你认得他们？”我不太相信。

“很早很早以前，那是噶本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她说的这个信息准确，当年先遣连来时，这片土地还被噶本政府控制着。

“哦，你认得他们……”我重复了一句。

“他们也认得我，”她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然后笑了笑，“他们总喊我格央姑娘……”

眼前这个藏族老人，居然和先遣连前辈们有过一段缘分，这可是我意想不到的采访收获。我也坐下来。接着，这位“格央姑娘”向我讲述了她经历的那段时光。

二

老人说：“解放军来到阿里的前一年，我们三姐妹是从新疆逃跑过来的。我们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翻越界山冰达坂来到这里，把身上带来的银子，换了一些牛羊。一年后，先遣连也到了这里，就

格央姑娘

■王昆

驻在扎麻芒保。最开始，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我的两个姐姐坚决要离开这里，她们到了日土县，和那里的牧民成了家。我坚决留了下来。”

“我放牧的地方是距这些解放军最近的草场，是藏兵都不敢轻易到的地方。我不怕解放军，我的牛羊也自然不害怕。那时，我和牛羊经常走到解放军的营地周边。他们要驻扎下来，只能挖地窝子住。天寒地冻，很多人的手都被震得裂开了，流着血。铁镐挖不动的地方，他们就用火烤，把冻土化开了再挖。他们在这里吃了很多苦，但从来没有打牧民们的主意。”

“这些解放军的骨头真硬。那时候，瘟疫让很多牛羊都死掉了。那些衣衫单薄的年轻人，常常把冻死的动物拖到地窝子外的炊事班，剥掉皮后洗洗就煮上吃了。”

“一天上午，我趁炊事班没人，就牵着几只羊给他们拴在了那里。第二天，我在附近放牧时，一个老兵走过来，啥也没说，给我手里塞了几块银元。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距离那么近，我很紧张，也很兴奋。后来，那个老兵的领导来了，和我讲了很多政策。我才知道，这个队伍和噶本政府说的完全不一样。后面的日子，我又送了牛羊给他们，他们也给了我银子。我们慢慢熟悉起来，他们便不再喊我老乡，而是喊‘格央姑娘’……”

“你要知道，高原上都光秃秃的。他们手里没有烧火的干牛粪，只能去戈壁上砍稀疏矮小的毛刺。这些年轻人没经验，根本对付不了这种植物，他们的手被扎破了，遇风沾水就疼得要命。我就告诉他们，要在太阳升起前去打柴，那个时候，枝杆受冻变脆，一折就断了。他们听了我的

建议，后来受伤就少了。他们很勤快，浑身又有用不完的劲，很快柴火就在地窝子旁边堆成了小山。他们日出前上山，光线不够好，衣服被挂破了，棉絮露在外面。我就偷偷给他们送了一些羊毛，又把羊角做成的针送给他们。他们没有多余的布料做补丁，我就把羊皮割成块给他们。他们把羊皮缝补上去，穿上就更暖和了。他们很聪明，马上就想到了解决穿鞋问题的方法。他们把破毡片包在脚上，用野马皮蒙在上面，用野牛筋扎起来。这样的鞋既轻便又暖和……就这样，我们成了牧场上最好的朋友。我教给他们很多藏语，他们教给我很多汉语。”

“他们年轻，天气冷咬咬牙就过去了，最困难的还是缺少粮食。他们驻在扎麻芒保，而运输队在封山前运来的粮食放在两水泉。从扎麻芒保到两水泉，要翻几座大山，过几条河，还要经过危险的十里达坂。每到冬季，达坂被一层厚厚的冰雪覆盖着，又陡又滑。他们成立了一个运粮队，用带来的骆驼驮运。达坂很危险，时常有骆驼滑倒滚下沟去。运粮队想了许多办法。在通过达坂时，他们两人一组保护一峰骆驼，过后，再返回保护另一峰骆驼。但是，这样既耽误时间又不完全保险。有一次骆驼滑倒，连保护的人也被带到沟下，摔得鼻青脸肿。后来他们想出了在达坂上挖台阶、撒沙子的方法。然而，过一次达坂，挖一次台阶，铺一次沙子，骆驼蹄子也被磨烂了。还有的骆驼，一卧倒再也拉不起来，他们只得把驮运量减少。后来，我就提供了比身强力壮的牦牛，在高原上，牦牛要比骆驼实用得多。这些当兵的感谢我，又没有太多的钱，我也不要他们的钱，他们就让我在炊事班吃饭。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喊我‘格央姑娘’……”

三

她停了好一会儿，有点伤感，接着说：“日子比风走得还快，后来他们的大部队就到了，他们继续出发了。那天分别时，飘着雪花，他们在队伍里一个个不再见了。他们向我招手，向我道别，向我喊：再见，格央姑娘，再见，格央姑娘……”

“解放军赶跑了噶本政府后，我也去了日土，我们三姐妹又聚到一起。后来，我在那里有了一个女儿。如今，女儿的女儿也和你一样，穿上了军装。她的名字和我一样，也叫格央。”

听完老人的讲述，我明白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了。也看得出来，她很怀念那段时光，怀念那些喊她“格央姑娘”的解放军官兵。我向她何时返回，想着让去那边的车队载她一程。她摇摇头说：“我就住在这里了。5年前，大姐二姐都去世了，我决定回到扎麻芒保。他们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人，我要过来陪着他们。”

我们又聊了很久，天空开始飘雪。离别前，我的心里突然一动：当年先遣连从这里离开时，雪花是否正如此刻？我整了整军装，以民族礼俗和她拥抱。随后，我又特意走开几步，站在风雪里向他们敬礼道别：“再见，格央姑娘，再见，格央姑娘……”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信仰滚烫

■林嘉浩

南昌城头那枚弹壳仍烫着
先辈身上的军装
浸透着滚烫的汗水与鲜血
在战术地图上
我沿着时光和蜿蜒的线条
重走那段血与火的征程

湘江的血色

赤水河的冲锋号声

铁索桥的弹雨

草地上的沼泽

……

在每一寸军鞋踏过的地方

今天，都长出了绿色

铁流漫过

旗帜有了更加鲜艳的颜色

万千风帆冲破大江的锁链

前赴后继的人呀

你究竟为了什么

不为鲜花

不为勋章

只为一个坚定的信仰

信仰

依然在战士的胸膛里

滚烫着——

比弹壳更烫

比所有的黎明更亮

在我守卫的界碑上

在每一个晨曦与黄昏

滚烫着



韶山劲松（中国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魏紫照作



长征

第6486期